

# 流光情寄鷓鴣天

——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

罗辉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流光情寄鷓鴣天

——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

罗辉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光情寄鹧鸪天》: 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 罗辉 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039-4765-0

I. ①流… II. ①罗… III. ①诗词格律-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05063 号

《流光情寄鹧鸪天》: 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

- 著 者 罗 辉  
责任编辑 周进生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007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010)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1.5  
开 本 720 × 980 毫米 1/16  
书 号 ISBN 978-7-5039-4765-0  
定 价 20.00 元

# 序

杨叔子

## 且听翻新杨柳枝

——（唐）刘禹锡

庚寅中秋之日，提笔为罗辉同志的新著《流光情寄鹧鸪天——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写“序”，别有心声，别有韵味。中秋，我国的传统节日，“千里共婵娟”，古韵极浓；2010年的中国，世界关注焦点，正在迅速崛起，现代化之声极强；今天中国的中秋，国家法定节日，今逢佳节倍加亲，奏着世界最古老文明的伟大复兴之声。我感悟到罗辉同志的这个心声也汇入了这个复兴之声之中。

2009年7月，我在病中，罗辉同志送来他的大作《四维吟稿》诗词集，读后感触颇深，成诗一首相赠：

《四维吟稿》四维歌，读罢胸掀万丈波。

词客诗人山水恋，仁人国是梦魂多。

铿然烈志坚如玉，皎矣童心洁胜荷。

我喜师生谊久厚，感君高义耀星河。

我之所感，其人如其诗，其诗如其人，梦魂国是，山水诗情，志如坚玉，心胜洁荷。凡是知悉罗辉同志人生经历的人，我想多少会有些同感。罗辉同志将与他人生经历不可分割的学习生涯概括为：“大学学工，研究生学理，半路出家自学财经与管理；少时学艺，老来学文，一路唐风宋月学耕

耘。”他在宋月清光下辛勤耕耘，至少40年以上了。他的新著中第一首《鹧鸪天·木匠生涯》是少时学手艺、做木匠时作的，“自信东家有眼光”，情关自己个人，写于1970年3月。而近期的《鹧鸪天·三伏即事》，则是老时当领导、进一步学文时作的。“应念苍生烈日中”，心系劳动人民。他的《四维吟稿》第一首诗《七绝·故乡铁桥》写于1969年8月。可见40年以上的唐风宋月不能不使他受到中华文化、中华诗词深深地洗礼，何况加上人生经历的磨练、个人顽强的拼搏，从而境界的升华、感情的陶冶、思维的活跃、想象的丰富，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本新著的出版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他为什么要出版这本新著，要古韵今声一笔吟，而且只选了《鹧鸪天》这个词牌作为载体呢？他在“代前言”中讲的十分清楚了。“古韵今声一笔吟”，既是需要，又非易事。

我国对于翻译作品，有个很好的要求，叫做“信、达、雅”。对于一种文学作品，即使译文真正做到了上述“三字”的要求，也是一种再创造。原文毕竟是原文，译文毕竟是译文，“信”到不了百分之百，“达”也到不了百分之百。一种文学作品，是用其本国、本民族相应时代的文学语言写成的，而相应时代的文学语言不可译，古不可能译成今，今也不能译成古，何况对于诗，这种既是文学又是艺术的作品，是用最精炼、最美妙、最富感情、最富内涵而又最富哲理的相应时代文学语言写成的，怎么可译？至于外译成中，中译成外，还有一个语言载体的问题即文字问题，那就更不可译了！我校瑜珈诗社常务副社长詹骁勇博士告诉我，美国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说得更干脆：“诗者，译之所失也。（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仔细想想，不无道理。他又举了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将唐代王

翰《凉州词》这首名诗译成的现代诗：

酒，酒，葡萄酒！  
杯，杯，夜光杯！  
杯满酒香让人饮个醉！  
饮呀，饮个醉……  
管他马上琵琶狂拨把人催！  
要催你尽催，想醉我且醉；  
醉了，醉了，我且枕戈睡。  
醉睡沙场，谁解个中味？  
古来征夫战士几个活着回？

多么杰出的译文！我十分赞成詹博士的评论：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重版的《唐诗名译》中，有许多名家的译作，绿原这首无疑是上乘之作。詹博士还告诉我，即便如此，绿原仍感叹说：“严格的说，诗是不可译的，不论是古诗还是外国诗。退一步说，至少有一部分诗是不可译的；另一部分诗虽说可译，看来也不能逐字逐句直译。这是因为，每首诗所依附的语言本身，都有其独特的美感，是不可能由另外一种语言简单传递。”我想，诗所依附的语言，不仅有其独特的文学美感，而且还对其内涵有独特的包含方式。因此，不但古诗不可今译，而且今诗也不可古译。绿原所译的《凉州词》其实是一个杰出的再创造，原诗怎么能表达出译诗中那种极为奔放、十分豪迈、一泄无余的慷慨豁达之情之境呢？原诗中那大彻大悟的深沉而悲壮之情之境就更有待每位读者去反复品味了！

尽管诗不可译，然而好诗之译却不断。我赞成这一论点：古诗今译，外诗中译，最重要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去理解古诗、外诗，而不是去取代。我十分赞成李翰军所讲的古诗今译有三大好处：一是深化阅读理解的重要环节与有力手段；二是实现艺术体悟、审美鉴赏的有效途径；三是通向写

作训练、文学创作的便捷途径（见《古诗今译在大学教学中的作用和运用初探》，《中国大学教学》2008年第3期）。

而罗辉同志的“古韵今声一笔吟”，与古诗今译不全同，自己动手翻译自己的词作，既无古今的隔膜，更能准确揭示原词的内涵，从而可使人读得更深刻、更活泼、更亲切。

我举一例吧，2000年5月写的《鹧鸪天·下乡感怀》：

“一野朝霞一野红，千堤杨柳舞东风。欲教田地无缁鼠，该让乡村有碧空。行百里，问“三农”，名缰利锁害人虫。清心相许荆山月，面壁寻思慕劲松。”

“（词意）一野朝霞，一野彤红。走在江河湖泊的堤防上，杨柳碧绿，丝绦在东风中飘舞。真想将田间地头黑老鼠之类的害虫消灭干净，进而让美丽的乡镇村庄永远有碧蓝的天空。走遍百里乡村，问及“三农”事宜，需要惩处那些被名利驱使的害群之马。将清心许给荆山的明月吧！感悟达摩面壁修行的故事，经常注意修身养性，则更加仰慕那苍劲挺拔的不老松。”

原词一经词意的译后，内涵就清楚多了：千堤指的是水利上用的各种堤防；访问了很多乡村，行走了数百里路程；荆山，注中已讲明位于湖北襄樊市境内；词的最后两句，译文就把话讲明白了。然而译后的韵味就难及原词了。还要讲明的是，了解罗辉同志经历的人知道，这时他正在襄樊市任市长，其任内襄樊市发生了相关重大事件，从此就可更加理解原词上下两阙后两句所蕴含的深刻内涵。这也就是此序开始所抄的感赠那首诗中间两联，特别是“皎矣童心洁胜荷”主要指的是什么了。当然他的译文也没有讲出来，或许正是他在“代前言”中所言，要读者去感悟的“弦外之音”吧。

举这一例，可见罗辉同志的自译译文就如他所直言的是表达词意的。但我个人认为，他所自译的是介于“作家型”

与“学者型”之间的，而且偏向于前者，前者重在达意，而后者在达意的基础上，重在译文形式之美。作者所作的这一可贵的尝试，我相信，会如作者所希望，加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我、詹博士与许多熟悉的诗友，都十分赞许与支持他的这一尝试。他在“代前言”中讲：“通过这种交流，可以激起更多潜在的中华诗词爱好者的兴趣，进而让中华诗词在交流中普及，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创新。这也是笔者提倡‘古韵今声一笔吟’的一个良好愿望。”唐代诗人刘禹锡是坚定的改革派，他赞许与支持“且听翻新杨柳枝”。我衷心祝福这个推动交流、推动创新的良好愿望得以胜利实现！

谨为之序。

2010年9月22日

庚寅中秋于喻园

[杨叔子教授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校长、诗人、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湖北省诗词学会名誉会长]

# 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

(代前言)

在学习诗词格律与创作格律诗词的过程中，我曾根据自己的初步体会写过一首七律《诗词创作感怀》。这本小册子《流光情寄鹧鸪天——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其实就是对自己体会的一个初步尝试。这里，先将这首七律写在下面，然后，着重就为什么提出“古韵今声一笔吟”谈一些肤浅的看法，以与广大同仁商榷。而所谓“古韵今声一笔吟”，则是指在依照诗词格律吟咏“古韵”（即创作格律诗词）的同时，采用白话文的形式，将自己所吟咏“古韵”的意思（“诗意”或“词意”）写出来。

## 诗词创作感怀

闲情逸趣贵如金，白发江湖感悟深。  
烟渚莲荷驱暑气，锦囊诗草润冰心。  
唐风宋月千秋醉，古韵今声一笔吟。  
何必苛求枫落句<sup>①</sup>，但题老叶寄知音。

① 枫落句：系化用陆游《秋兴》“才尽已无枫落句”诗句。

## 一、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可通过“古韵”与“今声”的比较，以展示中华诗词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是中国文学桂冠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其极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极为精炼的表达形式、极为丰富的情感语言，极为深邃的思想内涵、极为独特的艺术风格，映射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灿烂光辉。千百年前，中华诗词就是孔子所授六艺的第一门课程。古时候，中国的读书人几乎没有不读诗、不懂诗、不写诗的。当时曾盛传“不学诗，无以言”的说法，有的朝代甚至还以诗取仕。只是近代以来，由于众多原因，使得本为中国文化瑰宝的中华诗词被“老龄化”了。也就是说，当代的格律诗词爱好者，主要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特殊群体。他们还坚守在这块古老的园地上，并默默地耕耘着。诗词成为他们抒写性情、陶冶情操、品味人生的一个重要平台。

值得庆幸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振兴中华诗词的呼声不断高涨，一批有胆、有识、有韵之士，用他们的“口”和“笔”，为传承中华诗词而不懈努力。其中，有三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一是以中华诗词学会和地方诗词学会为阵地，将一批诗词爱好者组织起来，还创办了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诗刊；二是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为代表的一批高校领导与学者，大声疾呼“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很多高校都相继组织学生中的诗词爱好者成立诗社，传授中华诗词知识，学习创作中华诗词；三是一大批与传承中华诗词有关的各类书籍（包括诗词鉴赏、诗词创作、诗词评论）相继出版发行。

然而，迄今为止，中华诗词被边缘化、“小众化”的现象并未根本改变。为了让中华诗词真正得到传承与发展，有一个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提高现代人对中华诗词的认知度问题，则是不可回避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就会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说过：“看来好像很奇怪，每一个民族的最高凭证，就是它自己产生的诗歌。”这就是说，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诗歌，只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文化的差异，不同时期诗歌的体裁也就不同。就拿当代诗坛来说，为什么“新体诗”较“旧体诗”（即格律诗词）有更多的作者与读者呢？恐怕与所谓的“认知度”问题不无关系。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自小接受的就是白话文教育，所以对格律诗词相对陌生是可以理解的。正因为如此，为了传承中华诗词，近些年来，很多解读与欣赏唐诗宋词的书藉相继问世，让许多读者又有机会领略到格律诗词的风采，激起他们学习诗词格律与创作格律诗词的兴趣。这一做法，对于学习与传承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诗词是很有成效的。但是，今人翻译古人的诗词，总免不了有“考古”的成份。一首经典诗词，不同的译者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当然，对于古人的诗词作品来说，也只有留给人们去作“考古”式的理解了。其根本原因在于今人不熟悉古人所习惯的思想感情表达方式。例如，辛弃疾《太常引》上片的后几句：“把酒问嫦娥：被白发、欺人奈何！”究竟真正问的谁？怪的又是谁呢？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闻一多先生有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将诗词格律比作“镣铐”，将诗词创作比作是带着“镣铐”跳舞。其实，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它的美也离不开“镣铐”，难也离不开“镣铐”。为了提高当代读者对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的认知度，必须通过一种途径，让他们认识“镣铐”的作用。如何找到这个“途径”呢？阅读唐诗宋词的译文给我们以启示，也就是说如果将“古韵”（格律诗词）与“今

声”（用白话文写出诗意或词意）一起写、一同读，不失为一种有效办法。对于当代人来说，学习与传承中华诗词，既可通过对照阅读古人的诗词与今人的译文这样的“两笔吟”，以充分了解与品味那些经典诗词的深刻内涵，又要注意认识格律诗词的表达方式，达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目的。这就是说，我们要在阅读格律诗词中学习与掌握诗词格律知识，进而创作格律诗词。当前，以老年人为主体的—批诗词爱好者，他们的创作经历大多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但遗憾的是，现代诗词爱好者的作品也往往处于“封闭”状态，只是在诗词界小“圈内”进行“闭路循环”。为了打破这种封闭状态，让格律诗词能从“圈内”走向圈外，从“小众化”走向大众化，所以，笔者提倡当代诗人创作格律诗词不妨尝试“古韵今声一笔吟”，进而为当代不太熟悉格律诗词的读者，提供一个很熟悉的参照系。通过这种对照方式，今人既可以正确了解同时代作者的思想感情，也可以逐步认识格律诗词的表达方式，进而通过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比较，最终认识到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所特有的魅力。

## 二、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有助于诗词作者提高用字、造句、谋篇的艺术性，更好地“言志”与“抒情”

创作格律诗词尽管有其特定的格律要求，但是，与其他文学作品一样，它必然是由字组成句，由句组成篇。在熟悉格律诗词创作的基本要求，诸如诗词的“平仄、押韵、粘对、对仗”，以及诗的“起、承、转、合”或词的“起、结、过”这些谋篇的结构性要求以后，最为基本的应是掌握格律诗词的修辞手法与语法特点，合适地用字、造句与谋篇。但是，由于格律诗词更多地受到句子长短、字的平仄、韵脚用字、对仗规则等方面的层层限制，所以，格律诗词创作在炼字、酌句、谋篇方面，往往要求更加精炼概括，并体

现出跳跃性更强的特点。这种“跳跃性”还让格律诗词的修辞手法与语法特点，同当代人熟悉的白话文相比，呈现出很大的差别。对于今人创作格律诗词（特别是习作者），尽管其语言风格应注意与当代同步，但毕竟是经典格式，免不了穿着“唐宋衣冠”（或者说，为了避免“口号式”诗词语言，还是需要一点古韵风味），如果同时进行“古韵今声一笔吟”，对于更好地遣词、造句与谋篇，全面准确地传递作者的思想感情，可能会有一种相辅相成的作用。

事实上，格律诗词的艺术形式，往往会通过赋、比、兴这些表现手法来实现。按照南宋学者朱熹的说法，“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当然，赋、比、兴这种表现手法，也同样是其他文学体裁经常使用的表现方法。问题在于格律诗词中的赋、比、兴，是在严格的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对仗、粘对等要求下运用的，这样必然导致格律诗词独特的语法特点。这些特点主要表现为<sup>①</sup>：

(1) 句子成分的省略：如陈子昂的《感遇》：“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这两句诗的意思可用白话文表现为：“因盖云构（高耸入云的建筑），而把山林伐尽，因做瑶图而用珠翠烦（很多）”。

(2) 由于句子的省略，常用修饰词语取代中心词语。如有些诗词中，作为主语或宾语的中心词被省略了，而代之以修饰词。如刘克庄《贺新郎》中词句“记得太行山百万”，用白话文表述则是：“曾记得，太行山上驻扎义军百万”。又如有些诗词中，作为谓语动词的中心词被省略了，而被状语

<sup>①</sup> 刘福元杨新我著《古代诗词常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所取代。如李贺《雁门太守行》中的诗句“角声满天秋色里”，用白话文表述则是：“号角声在满天的秋色里回荡”。

(3) 句子成分顺序的变换，诸如谓语或宾语前置等。如贾岛《题李凝幽居》中的诗句“僧敲月下门”，用白话文表述则是“僧在月下敲门”。又如苏轼《蝶恋花》中的词句：“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用白话文表述则是：“绿水环绕着的静静的人家，燕子在自由自在地飞舞。”

(4) 词类的活用，包括名词用作动词和形容词，形容词用作名词和动词，动词用作形容词和副词等情况。如杜甫《泛江送客》中的诗句：“泪逐劝杯下，愁连吹笛生。”用白话文表述则是“热泪满面，沿着劝人多饮的酒杯而下，忧愁连心，伴随着吹响怨曲的笛子而生。”

(5) 从修辞手段来说，为了使诗句或词句紧缩、精炼和符合诗词的声韵等要求，在诗词创作中还经常使用字的省略、字的倒装、词的倒装、句子的倒装等表现形式。

(6) 用典，包括运用事典与语典，也是格律诗词创作较为常见的一种表现方法。所谓用典，也就是对前人语句、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的引用。一个恰当的用典，可以让精炼的字句包含丰富的内容。但若不知道典故的来龙去脉，读起来就很难懂了。

正是由于上述特点，当代人（特别是习作者）创作格律诗词，其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均不同于用白话文写作。如果在初步写出“古韵”之后，再用白话文写出这些句子的意思，也就是“今声”，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琢磨那些字、词、句，考察它们是否是诗词的语言，能否正确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特别是通过“一笔吟”，对照“古韵”与“今声”，判断那些“跳跃性”较大的字词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合适，相关用字、造句特别是它们组合后所表达的意境，是否与自己的“立意”吻合，进而促进作者提高用字、造句与谋

篇的艺术性，更好地“言志”与“抒情”。

笔者在《诗词格律与创作》一书中写过这么一段体会<sup>①</sup>：古今诗词界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诗词不厌千回改。在遵循诗词格律的基础上，一首诗词“意境”的构造，既需要靠悟性去创造，也需要靠功夫去打磨。“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卢延让诗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诗句）等古代诗人的名句，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古代诗人炼字、酌句、谋篇的风格。这也说明，诗词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从有“意”到立“意”、从立“意”到炼“意”、从炼“意”到写“意”、从写“意”到品“意”，直至“改而后工”的过程。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将“古韵今声一笔吟”作为实现“改而后工”，进而促进炼“意”的手段，说不定还会让当代诗词作者“少捻断几根胡须”呢？

三、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有利于当代中华诗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在轻松读懂“弦上之音”的同时，还可以随心感悟“弦外之音”

对于古典诗词，有的学者还持有一种“不可译”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古典诗词丰富的内涵是难以翻译出来的。笔者认为，从“意境”的角度讲，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诗词的意境是译不出来的，译文与原文只能“形似”，而很难达到“神似”。然而，从相对的角度看，“不可译”的是诗词的“弦外之音”，而不是“弦上之音”。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话<sup>②</sup>：“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① 罗辉编著，《诗词格律与创作》，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②（清）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次印刷），第38页。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晏殊《蝶恋花》中词句）。’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凤栖梧》亦名《蝶恋花》中词句）。’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中词句）。’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显然，王国维先生这里所引用的相关词句，其“弦上之音”并不是这样的。否则，他自己也就不会说“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也正如梅尧臣所说<sup>①</sup>：“状难写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或者将南宋诗人严羽的“诗话”与清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家王国维的“词话”结合起来说<sup>②</sup>，一首诗词的“境界”有可能“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些“言于外”的“无穷意”，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用文字翻译出来的。当然，感悟一首诗词的“弦外之音”，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可能会随人之不同而不同。就是对于同一个人，可能也会因时间、地点特别是心情之不同而不同。最终，只能是随心感悟，别人是无法去翻译的。像王国维先生那样，“非大词人大学者，不能举出上述词句来代表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sup>③</sup>

然而，就诗词的“弦上之音”而言，也就是说一首诗词字面上的意思，应该还是可译的，至于翻译得是否准确，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特别是今人翻译古人的诗词，更可能是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了。但有一条似乎可以形成共识：那就

①（清）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次印刷），第1页。

②（清）王国维著，《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次印刷），第15页。

③（台湾）叶庆炳著《品诗词悟人生》，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是对于一首格律诗词，如果连它的“弦上之音”都未弄懂，就谈不上感悟它的“弦外之音”。理解是感悟的基础与前提，感悟是理解的深入与升华。正因为如此，如果是“古韵今声一笔吟”，当代中华诗词的作者与读者之间，通过对照着读“古韵”与“今声”，交流起来就会轻松愉快得多了。

自古以来，学界就有一句名言，叫做“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唤起更多的人，对以格律诗词为代表的中华诗词产生兴趣，才有可能将传承与弘扬中华诗词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否则，将会大打折扣。如果我们能够围绕中华诗词，一方面通过解读与欣赏古人诗词的“两笔吟”来促进今人与古人的交流，又通过自作自译的“一笔吟”来促进今人与今人的交流，那么就有可能在当代背景下，促进更多的当代人走上中华诗词的大舞台，实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广泛交流。只要能促进这种交流，提高它的大众性与趣味性，就会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也就是说，通过这种交流，可以激起更多潜在的中华诗词爱好者的兴趣，进而让中华诗词在交流中普及，在普及中提高，在提高中创新。这也是笔者提倡“古韵今声一笔吟”的一个良好愿望。

最后，还想简要地说明一下，“试将古韵今声一笔吟”为什么要选择“鹧鸪天”这个词牌<sup>①</sup>？首先，这是因为“鹧鸪天”是一个介于诗与词之间的一种词牌，创作“鹧鸪天”时的“一笔吟”，既可以看作是对赋诗的“一笔吟”，也可

<sup>①</sup> 《鹧鸪天》又名《思佳客》、《千叶莲》等，调名取自唐人郑燭诗“春游鸡鹿塞，家在鹧鸪天。”其词谱为（“-”表示平声，“|”表示仄声，“+”号表示可平可仄）：“+|——+|—（韵）+-+||——（韵）+-+|——|（句）+|——+|—（韵）-||（句）|——（韵）+-+||——（韵）+-+|——|（句）+|——+|—（韵）”该词上片的第三与第四两句，下片的两个三字句一般宜对仗。